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
第十九回 萬太尊因公黜職 夏令尹恨子亡身

話說萬鈞見夏國華不以華家貧窮為怨，倒甚是欽佩，因將葉開泰的話告訴與他：「這人動以乃父勢力壓人，今日前來，還說葉槐來托。莫說此事由我為媒。就便非是，也不能助桀為虐。所以請你前來告知。」夏國華聽了這話，怒道：「此子欺吾太甚。前曾自己前來說合，被卑職狠搶白了一頓。現在又請大人，只是他以上壓下的意思。這事如何行得？難道我這官受他挾制不成。所恨華家現在服中，不然招贅前來，也免得他妄生異念。以後他如再來，請大人與他說明，就說卑職不是小人，向不會趨炎附勢，叫他少生妄想。」說罷火氣不止，乘轎而回。到了衙門，進入上房，只見均祥笑容可掬，望著徐翠蓮說道：「人總說葉公子人品不好，只有我一人說他是好人。朋友分上，也算得顧交情的了。我同他雖然要好，斷不料他如此照應，現成的官捐了在此。」說著將王活嘴與他那員外郎的部照取出來與徐翠蓮看，隨即又收了起來。卻巧夏國華在萬鈞那裡聽了一肚子氣話，回來見他如此高興，知道又是他通同一氣，便上前罵道：「你這畜生，不問祖業的世德，只要得人點好處。隨便什麼卑污的事，總是做的。我再實告訴你，那種心思不要再想。若再如此，我將女兒帶定，拼著這官也不做便了。」均祥聽說，雖不開口，反而把那官照取出來觀看。夏國華那裡容得，立刻走上前去，一把奪了過來，扯得粉碎。

均祥見此，卻更傷心起來，說道：「華家也不是我家祖宗，是什麼了不得的貴人，看著好人家不站親，你糊塗，我不糊塗。不瞞你說，我是定要把葉家了。他這功名，就為這事而來。就是把我殺了，葉家也是要緊的。」

這些話一說，夏國華方知道萬鈞說的話，明是他叫葉開泰去說，便舉起手來望著均祥就打。此時趙夫人與徐翠蓮聽了這話，俱吃驚不小，恨不得也把均祥打死才好。無奈見他父子如此，深怕國華氣出事來，只得上來解勸。國華可真動了真氣，一連幾拳在均祥背上打下，均祥被打不過。就把身子一讓，望前一跑，國華隨後趕來，被均祥的腳跟一絆，一個筋斗跌昏過去。眾人這一嚇不小，趙夫人見了也就一頭望均祥懷中撞去，哭道：「你這忤逆兒子，要你何用？預備這老命同你拼了罷。」均祥見老子跌昏過去，也就嚇昏，忙著同眾人攙扶進房，用薑湯灌了一會，方才醒來。此刻惟有瑤雲哭得死去活來，徐翠蓮也是抱怨均祥，說他太覺孟浪。設若鬧出事來，怎樣得了？均祥到了此時，也就有點悔心。次日一早起來，至夏國華房內敷衍了一會。趙夫人見他虛心陪禮，疑惑他也就懊悔。趁著又痛責了一番，勸他不可勢利。安知華兆琨隨後不能富貴，葉開泰隨後不會貧窮。又比了些古人，使他不要存這妄想。均祥在房中聽了一回，這才出來。心下想道：我橫豈未與葉家受聘，我此刻再去回他，也不妨事。主意想定，一直來至葉家。王活嘴見他又來，總疑萬鈞昨日與他父親說通，料有什麼話前來回信，忙向前問道：「事情如何？我們這位少太爺如熱鍋螞蟻一般，巴巴的望回信呢。」夏均洋搖頭道：「不行不行，昨晚就為達事，小弟已被痛責一番。而且萬鈞這人做事不力，他說是他從前為媒，不但不代這邊說話，而且勸家父一定不移，不要將華家棄去，故此家父格外堅信。」活嘴道：「你為何不把葉少爺為你的話說知？難道白白的受他個員外郎不曾？況且葉大人所為何事？現在半途而廢，豈不令人動惱。前日你又在此允過，這事不行，恐這裡不肯答應。」均祥著急道：「此事不容我做主，至於官照一節，我父親已經撕去。納資多少，隨後如數奉上便了。若是一定要想這事，小弟實無一法可想，只好請你們想法罷。」

活嘴見他甚為著急，加之昨日葉開泰回來，聽他那口音，萬鈞已是力辭，知道此事不甚順手，乃向均祥道：「此事即好再為商議，但有一層，你究竟心下如何？」

均祥被他逼的無法，乃道：「我無不可，只是不能作主，仍是請你們另聘高門。免得彼此牽累。」說著坐也不坐，即辭別出來。這裡活嘴與開泰道：「事情成不成倒不妨事，惟老夏將部照撕去，令人可恨。這不是明明的看不起老大人與少爺麼？堂堂的一個吏部府，不如一個酸秀才。被旁人聽見，也是齒笑。」葉開泰被他這一起唆弄，登時動怒起來，說道：「我好歹代他捐官，用了許多銀子，反被他撕去，這事做不成，我斷不住在這大同府內。老王你有何妙計。代我想一想，終要叫這夏國華認得我方好。」王活嘴笑道：「這事有何難辦。少爺寫一信進京，專人送去，就說萬鈞與夏國華貪財枉法，虐斃平民。叫老大人奏上一本，將他兩人參革。然後揀個熟人補了這兩個缺，隨後一切就好辦了。」開泰道：「你這話不行。前日那封信內說他如何好法，請我爹爹幫忙，現在忽然說他兩人如此，我爹爹豈不疑心？」活嘴道：「越是如此，方好說話。就說他兩人從前騙你，允你親事，等到後來，反臉不認。明是他們仗著從前寬厚，以為可欺，故爾如此辦法。老大人還在京中，那裡知道細底？少爺又是他的兒子，豈有不信之理？」開泰聽說，喜不可言，就教他起了草稿，隨即寫好，次日叫人進京投遞。

那知葉槐得著這信，全不想道兒子的壞處，以為總是府縣不看他情面，不到幾日上了一本，說萬鈞與夏國華狼狽為奸，貪財枉法。皇上鑒奏，龍顏大怒，隨即傳旨，將他兩人革職。這個旨意一下，部裡行文到了本省督撫，當即將他兩人撤任。

這日夏國華正在公堂理事，忽然府裡匆匆來了一人，說：「大人請老爺趕速前去。」夏國華也不知何事，隨即退堂，來至府衙。萬鈞請他到監押房內說道：「貴縣曾得京中信息否？」夏國華道：「未曾聞見。」萬鈞道：「適才京中來信，說葉槐於某日奏了一本，說我兩人狼狽為奸，現已開缺，想不日就有人前來接理。我想這官並不足重，但是他如此欺君，豈不可恨？這不是明明因求親未曾遂心。用了這個毒計來報復我們。員縣可趕速回去料理交代，等後任來此接印之後，仍回家鄉，免得在此遭他毒手。」夏國華聽了這話，覺得很對不起萬鈞。本是自己的事，連累他參官，當時謝了知府，告辭回去。心下想道：這明是均祥惹出來的事，我這一官豈容易得來？被他如此鬧去，若非萬鈞關照，不但此刻受累，設若幫同葉家向我說親，那時也不是了，幸虧他古道，雖然將官壞了，也免得個嫌貧愛富的名聲。自己一人越想越氣，到了衙門，走進裡面，趙夫人上前問道：「萬大人傳見何事？」夏國華歎了一口氣，就將這話與他說明。趙夫人倒不以為意，說道：「你也有這樣年紀，回家鄉去也好，免得在外辛苦。不過華家這事，隨後又費周折。」夏國華悶悶不樂，只恨均祥如此惹禍，要想富貴，及致吃虧。

均祥此時見了父親這樣，也是懊悔。過了幾日，新任府縣均已到任，兩處移交清楚，萬鈞先回家鄉而去。那知夏國華卸任之後，又恨又氣，本想把瑣事理畢也就回原籍，誰知老年人作不得氣，不到幾日，就得了大病，氣喘痰湧，不省人事。趙夫人直是日夜痛哭，均祥無法，也只得請了醫生前來診視。誰知一連三日，臥病不起，到了第四日，就嗚呼哀哉了。趙夫人與瑤雲等哭得死去活來，只向均祥吵鬧，都說他是禍根，硬把老子氣死。均祥到了此時，已是悔之無及，只得請人置辦衣棺。湯德元在鎮上也得了此信，進城弔喪，一面打聽參官的緣故，方才曉得為著夏家得罪了葉家，故此挾仇妄奏。心下又代他怨恨切骨，又甚為感激。且說均祥見父家已死，葉家事情已是說絕，兼之葉家又在本地，遙想斷無法想。悔恨一會，等到終七之後，將官囊計算，只落了數千銀子，預備擇日送柩回籍。那知七還未滿，這日新任縣官忽然前來上香。夏均祥只得陪著行禮，然後又說出葉家話來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